

汉译经典

043

LE PHENOMENE HUMAIN

人的现象

〔法国〕德日进 著 范一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043

〔法国〕德日进 著

范一 译

人的现象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现象 / (法) 德日进著; 范一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6

(汉译经典)

ISBN 978-7-5447-2425-8

I. ①人… II. ①德… ②范… III. ①人学—研究

IV. ①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28506号

书 名 人的现象

作 者 [法国] 德日进

译 者 范 一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胡慧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07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425-8

定 价 23.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德日进和《人的现象》

德日进 (P. Teilhard de Chardin) 是 20 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这位法国学者与中国渊源颇深，但我国读者对他却所知甚少。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人们了解德日进的哲学思想和进化论观点。

德日进主要从事古生物学研究，但他的成就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的范围，涉及哲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等。他别开蹊径，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哲学体系。德日进是耶稣会会员，由于思想有悖于基督教教义，他被当做离经叛道者，不见容于法国教会。德日进半世坎坷，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寄身异邦，在“半放逐”的状态中度过。他在中国从事地质和古生物考察和研究的时间就长达二十三年。《人的现象》就是 1938—1940 年在北京完成的。德日进在世时，天主教书刊检查机关禁止出版他的著作，他的论著只能以手摇油印机油印的形式流传。直到他逝世后，《人的现象》、《人的未来》等著作才得以面世，并相继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这些书籍的出版，立刻使原本只以古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著称的德日进声誉大起，成为公认的哲学家。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德日进学说”、“德日进现象”在法国哲学书刊出版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并引起许多国家哲学界的重视，同时它们也成为各种流派的报刊争论的对象。

德日进 1881 年 5 月 1 日出生于法国奥弗涅的一个农场主家庭。

奥弗涅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出过不少世界闻名的杰出人物，如历史学家格列高利（图尔的），数学家、哲学家赫伯特和帕斯卡，被誉为“法国的维吉尔”的诗人德利尔，等等。德日进从小十分好学，并且表现出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十一岁德日进进入蒙格雷专科学校学习。这是当地耶稣会办的学校，学校里不仅进行神学、哲学、古代语和现代语的基础教育，而且还教授自然科学。德日进认真钻研经院哲学，并且迷上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1899年德日进从专科学校毕业，同时成为耶稣会会员。此后他在泽西岛的宗教学校继续学习，攻读哲学史，逐渐形成了许多自己的见解。1904—1907年他在开罗的耶稣会专科学校担任物理和化学教学工作，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充实自己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这时他首次接触了东方和东方文化。

1914年德日进被征入伍，担任战地救护，直至大战结束。战争期间，他被授予军功章和荣誉军团勋章。20世纪初是科学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时代。无论是在教书期间，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进从未中断业务上的自我完善。从1913年起他开始在法国人类起源学说和考古学主要权威布尔领导下的巴黎自然史博物馆人类古生物研究所工作。这时他的进化论信念已基本形成。

1920年德日进以论文《法国下始新世的哺乳动物》在巴黎大学本部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随后成为巴黎天主教大学地质学教授。他的课程吸引了众多学生，但由于讲课内容违反了学校不得教授进化论的规定，他的课程未能被列入学校的大纲。他不断遭到告密、诽谤，他的思想被指斥为异端邪说。迫于这种情势，1923年德日进决定放弃教学，接受别人的建议，赴蒙古和中国西北参加古生物考察。这是德日进对教会作出的妥协，然而这一妥协并未使他的处境有所改善。1925年考察回来后德日进发现，由于他反对受到教会支持的造

化说，对他的非议有增无减。他被禁止上讲台讲课。对此德日进的反应一仍其旧：不公开提出抗议，长期外出考察。这种态度使他从1926年起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国内得不到工作，也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但另一方面，这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潜心阐发他的进化思想和哲学思想。

在20世纪20—30年代里，德日进参加过多次考察和考古发掘。他先后到过缅甸、印度、爪哇等地以及所有有希望找到人类祖先的新痕迹的地方，但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把中国选作了自愿的流亡地。他有过不少考古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周口店的发现。德日进是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和发现北京人的人之一，也是最早看出这一发现对科学的重大价值的人。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德日进没来得及撤退，滞留在几乎成为孤岛的北京使馆区。此后十年中他除了通过通信与外界保持联系外，一直专心著述和收藏考古文物。

1946年，德日进带着《人的现象》手稿回到法国，但手稿获准出版的希望十分渺茫。他做了种种努力，包括重新修改文本，删除措辞最尖锐的地方（1947年），到罗马请求罗马教廷准许出版（1948年），甚至不惜增补一章与原书精神相抵牾的《基督现象》。然而这一切都无裨于事，这部著作一直被束之高阁。

1950年德日进在古稀之年成为巴黎科学院院士。此前曾有人推荐他担任法国最古老的科学教育中心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可是耶稣会担心他在讲授地质学和考古学时会掺进他的进化论观点而不许他担任这一职位。1951年德日进接受到美国任职的建议，移居美国，后受纽约温纳-格伦基金会委托前往非洲领导发掘工作。这时恰好是非洲南部和东部不时出现考古新发现的年代，这些发现使人类出现的时间大大提前。但德日进已来不及在《人的现象》里利用这些资料了。

1955年4月10日德日进因心脏病发作在纽约溘逝。

教会对德日进的戒备与防范并未因他的去世而终止。德日进的著作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招致了对他的新责难。他的书被从教会学校和天主教机构的图书馆撤掉了。梵蒂冈教廷号召年轻教徒抵制德日进的影响。

《人的现象》是德日进的主要著作。其中心内容是阐述人的起源、人的本质和人的未来。

《人的现象》一书的基调是进化论思想。德日进不断强调进化的意义，将它置于高于一切理论和体系之上的统领地位。他写道：“何物进化？理论乎？体系乎？假设乎？……不，它是一种比这一切更多得多的东西。它是一切理论、假设、体系都必须服从并与之保持一致的一个基本条件，否则它们就不可能是合情合理、合乎事实的。进化是照耀一切事实的亮光，是一切线条都必须在其中接合的曲线。这就是进化。”按德日进的理解，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进化过程。物质从它最遥远的生成开始，就是通过发展的过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整个宇宙都包罗在一个统一的发展链里。生命和意识都是这一过程必不可少的阶段。本书的四个部分——“生命前”、“生命”、“思想”、“超生命”就是德日进所划分的世界和人的进化阶段。德日进对进化的理解是辩证的。书中许多关于生命现象发展过程的叙述都充满了客观的自然辩证法。对德日进来说，科学事实远比宗教教条重要。他主张按照事实的逻辑来解决问题。这样，他的科学的原则性和敢于标新立异的大胆思想就不能不与教会的正统理论发生尖锐的冲突了。

反对进化论的人的论据之一，是进化论者不能具体指出某些类群的祖先，特别是一些复杂的、业已形成系统发育的类群，它们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造化论者因此提出：各分类单位是各自产生的，因为

它们在起源处彼此不相连接。德日进推翻了这一结论，指出：不管在什么领域，当我们周围有什么真正新的东西开始冒头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发现它的。理由很简单：一样东西，我们必定要看到它的兴盛的将来，才会去注意它的发端。而当这样东西发展壮大后，我们再回过头去寻找它的起源时，这些最初阶段也已销声匿迹了。就性质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开头更脆弱，更短促。反对进化论的人要求把类群的起源证明给他们看，这是一个既徒劳无益又不合情理的要求，因为要满足它就需要改变世界的结构本身以及我们的认识条件。

德日进认为，迄今为止，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在内——尚未能揭示进化的机制。在他看来，一种理论能否解决进化机制问题，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回答一个问题，即：“生命既然具有在其决定论里完整保存下来的外部方面，它又怎能在内部自由行动呢？”

作者试图以泛心论的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强调精神在宇宙间的重要性。所谓精神，就是整个物质内部所具有的活力，即内能。按照德日进的观点，物质从一开始便按自己的方式服从于一条伟大的生物“复杂化”规律。这种复杂化的内在原因就是精神。意识、精神就是合成能力和组织能力。一旦启动精神出现了，物质那不可逆转的复杂化过程便开始了，物质便有了灵性。生命是意识的上升。精神不是物质的普遍特性，更不是它偶然产生的特性，而是宇宙进程的主要动力。假如科学能把精神看做衡量一切发展过程的尺度之一，肯定会受益不浅。德日进提出了两种能量观念：“任何一种能就其实质而言都具有精神性质。但……在每一个元素—微粒里这种基本能都可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切线能，它将该元素与所有同类别（即复杂程度相同和‘内部集中性’程度相同）的其他元素联结在一起；一是辐射能，它将元素朝越来越复杂和内部集中状态的方向吸引过去。”这两

种能量互为因果，但更具决定意义的是辐射能。

德日进所描述的进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它具有一定的方向。他毫不怀疑，意识作为发展的动力，将无可遏止地引导进化向一定的方向、一定的目标发展。他宣称，物质发展的目的是造就一种会思考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最终又必定将我们引导到“欧米伽点”，即超生命阶段。为了使进化继续下去，所有的人、各个民族、各个种族必须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战争的仇恨，没有人和民族的利己主义，有的是崇高的集体主义与个性的高度发展。

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五色斑斓的超生命人类社会前景。那么，怎样才能建立他理想中的社会呢？

德日进求助于宗教。他认为，只有通过爱的力量才能将人们联合成一个和谐的集体。有人说，爱一切东西和爱一切人是一个矛盾的而不实际的要求。德日进则反驳说，博爱不仅在心理学上是可能的，而且是我们唯一完整的和终极的爱的方式。“我们必须无限地相信宇宙间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承认在我们头顶上的世界顶峰有某个爱者和被爱者存在的可能性、真实性。”这“某个爱者和被爱者”无疑就是上帝的代名词。但为了不损害这部著作的科学性，德日进避而不用上帝来称呼它，而称之为“欧米伽点”。德日进写道：我们“找到了我们需要找到的一个原则，它既可以解释事物为什么努力不懈地向更具意识的方向进展，也可以解释最脆弱的东西何以反而是坚固的。这一原则便是欧米伽。”它是直向演化的真正灵魂，是意识的本源，也是它的最终归宿。这样，在德日进那里，科学的态度便让位于神学的东西了。

如果说在使用“欧米伽”这一隐晦的说法时，神学的东西还披上

了一层神秘的外衣，那么，当德日进发出“科学与宗教联合”的呼吁时，他的宗教世界观就彰显无遗了。德日进断言：“宗教和科学乃是同一完整的认识活动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或阶段。只有这一活动能够包括进化的过去与未来，对它们加以研究、测量和完成。”

本书清楚地说明了德日进的世界观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是一位实事求是、有独创精神的科学家，努力探索解决人的现象这一异常复杂的问题的途径。他接受和继承了最早的哲学形式——自然哲学的传统，发展了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进化观点，并用以解释人的现象，对哲学和古生物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他接受和尊重事实，相信科学和进化，坚持外部世界的可知性。对于人类的发展，他持乐观态度，相信人的未来是美好的，相信自然和社会的进步。他对世界的现状做了精辟的分析，无情抨击了许多现实中存在的丑恶现象。

另一方面，德日进又是一位深受宗教和唯心主义世界观影响的科学家。他自幼在教会学校受到宗教教条的熏陶，宗教、神学不可避免地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反映出来。他把未来的社会建立在基督教的博爱基础之上，主张科学与宗教的统一，便是宗教世界观的集中表现。德日进哲学体系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西欧知识分子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过程中的个性特点。

本书在翻译、初版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沈昌文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谨表衷心谢意。

范 一

致读者

若想正确理解这本著作，就不应把它看做形而上学文章，更不要把它看做神学文章。它不过是，也仅仅是一部科学著作。这一点书名本身已经说明。一种现象而已，然而却是整个现象。

首先，仅仅是一种现象。不要在这里寻找对世界的解释，这只是解释世界的引子。把人作为中心，围绕着人确立合乎规律的、前后连贯的秩序，不是从宇宙诸因素中揭示本体论的因果关系系统，而是从中揭示说明这些因果关系在时间进程中先后发生的经验论的重现规律，这便是我试图做到的。仅此而已。

当然，在作为出发点的这一科学总结之外，仍有广阔的天地，任凭更深的哲学和神学理论去遨游。我决意不涉足存在的这些堂奥，至多就是根据经验的资料，多少正确地弄清总的（趋向统一的）发展方向，并在适当的地方把间隙指出来。这可能是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

德日进

序 言

——看见

这部著作表明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力求看见并说明：如果完全全将人置于现象的范围里来看待，那么，人正在变成什么东西，他的期望是什么。

为什么汲汲于看见？为什么专门把目光集中在人身上？

看见。可以说，这就是整个生命之所在。即使不能说归根结底是这样，至少也可说实质上是这样。更完满的存在即更大程度的统一，这就是本书的要旨和结论。不过，正如以后我们将会看到的，统一的增长只能建立在意识即视觉增长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这就是何以生物界的历史被归结为日益完善的视觉的创造的缘故。这创造是在目力可以越来越清楚地进行分辨的宇宙内部完成的。一种动物是否完善，会思考的人是否具有优势，不正是以他们的目光的穿透力和综合能力来衡量吗？力求看到更多东西，看得更清楚，这绝不是随心所欲，不是好奇，不是奢侈。看不见则亡。宇宙万物无不被生存的神秘恩赐置于这种境地。人的处境也不例外，只不过是最高层次上发生而已。

既然认识真的这么重要，这么令人高兴，为什么还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人的身上呢？对人的描述不是够多了，多到叫人乏味么？科学所以具有吸引力，不正是因为它把我们的目光转移到别的东

西上面，使我们终于能够不必为自己费心劳神吗？

我们不能不把人看做宇宙的钥匙，乃是出于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使人成为世界的中心。

首先，在主观上，我们无可避免地成为我们自己的透视中心。由于幼稚，科学起初以为它能够观察到不为我们所左右的本来的现象。这种幼稚在早期看来是难免的。物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起初都本能地这样行事：仿佛他们的目光是在居高临下地俯瞰世界，而他们的意识则能够渗透世界，既不受其影响，也不去改变它。现在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观察，即使是最客观的观察，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传统的、作为出发点的前提以及在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

分析到最后他们往往已经分辨不出为他们所认识的结构究竟是被研究物质的本质呢，还是他们自己的思想的反映。同时，他们也发现，作为他们的各项发明的反面结果，他们自己完全陷入了他们打算从外面撒向物体的关系网；他们掉进了自己设置的罗网。用地质学家的话说这是变质和内变质。客体和主体在认识活动中互相交织、互相转换。不管愿意不愿意，人又回到他自身，并且在他看见的每一样东西里辨认出他自己。

这是一种奴隶的处境。不过，它马上就为某种唯我独尊的荣耀所补偿。

一个观察者无论走到哪里，总是随带着他所到之处的中心，这是颇令人腻烦的现象，可以说，也是不由他自主的现象。但假如漫步的人偶然来到一个有利之点（十字路口或山谷的相交处），他会怎么样呢？在这里，不仅目光，而且物体本身都向四面八方散开。这时主观的视线落点与事物的客观位置相吻合，知觉也达到其顶点。地方被识

别出来，并且变得明亮起来。人看见了。

这大概就是人类认识的优势吧。

并不是非要人才能发现物 and 力如何“圆周般”分布在自己的周围。所有动物都能像我们一样感受到这一点。然而唯有人才能在自然界占据这样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线的这种会合不仅看得见，而且具有一定结构。本书的目的就是证明和研究这一现象。由于思想的性质和生物属性，我们处在一个独特的点上，处在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主宰着如今已向我们的经验敞开的一部分宇宙。透视的中心——人同时也是宇宙的结构中心。因此整个科学最终都应归结到人。这既有必要，也有好处。如果看见真的就是更完美的存在，那我们何不来研究人呢？那样我们将生活得更美满。

为此我们要让自己的眼睛好好地适应。人从开始存在时起便成了他自己观察的对象。实际上千百年来他一味在注视着自己，现在他才开始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自己在世界物理学中的价值。我们不必为这一觉醒的姗姗来迟而大惊小怪。最难发现的往往正是本应最惹人注目的东西。无怪婴儿需要接受教育，才能识别充斥在他刚刚打开的视网膜周围的映象。人若要彻底了解自己，需要有一系列“感觉”。逐渐获得这些感觉（这一点下面还将谈到）的过程，也就是精神斗争的历史，它决定着这一历史的阶段划分。

大小场合的空间辽阔感。它在无限的范围里把我们周围的事物分割成一个个圈子，并且划定这些圈子的界线。

深度感。它极力把事件推向无限，推向漫无边际的时间里去，而某种类似重力的力量则始终力图替我们把事件碾压成薄薄的一页过去。

数量感。它发现并且毫不犹豫地评价那些参与宇宙的最微小变

化，多得不可胜数的物质元素或生命元素。

比例感。它好歹可以觉察物理范围的差异，这种差异能够根据大小和节奏将原子与星云，将微小的东西与庞然大物区别开来。

质量感或新奇感。它可以不破坏世界的物理统一而分辨出自自然里完善和增长的绝对阶段。

运动感。它能感受到隐藏在极度迟滞之中的不可遏止的发展，感受到掩盖在平静面纱下面的极其强烈的震动，感受到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中潜藏的新意。

最后，有机感。它可以透过事件和类群的表面顺序发现物理上的联系和结构上的统一。

假如我们的目光没有这些性质，那么，无论怎么努力教我们看见，对我们来说，人将永远还是许多人现在心目中的那个样子，是支离破碎的世界里的一个偶然对象。反之，人一旦摆脱微不足道、多元和静止这一三重错觉，他就会轻而易举地占据我们所赋予的中心地位——人类发生（它本身又处于宇宙发生的顶端）的（暂时）顶峰。

人超越了人类便无法完全看见自己，超越了生命便无法完全看见人类，超越了宇宙便无法完全看见生命。本书的主要部分——生命前、生命、思想即缘此而来。这三件事过去所描绘的和未来决定着（超生命！）是同一条轨线——人的现象的曲线。

总之，人的现象。采用这个用语并非偶然。我之所以选择它，有三个理由。

首先，我借此说明，人在自然界里是一个真实的事实，这个事实是应用（至少部分地）科学规则和科学方法的对象。

其次，我想让大家明白，在我们的认识所遇到的所有事实中，没有一个如此特殊，如此具有启迪性。

第三，我强调本著作的特殊性。我的唯一目标，也是我的真正力量之所在，如上所述，不过就是力求看见的意愿，即力求展现我们那已经扩展到人的普遍经验的均匀而完整的透视，表现一个正在发展的整体。

因此，不要在这里寻找对事物性质的最终解释，寻找某种形而上学。也不应对我认可的这部特殊影片各部分的可靠程度产生误解。在我试图描绘开始有生命之前的世界或者古生代的生命时，我没有忘记，把人想象成地球上出现思想之前的这些阶段的目击者，便意味着陷入宇宙的矛盾之中。我不求将这些阶段描写成它们实际上的样子，但求描写成我们必须想象成的那个样子，好让我们现在觉得世界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这里介绍的不是过去本身，而是一个站在光辉的顶峰——进化将我们推上了这一顶峰——的观察者所看到的过去。这是一个可靠而简便的方法。不过，我们下面将会看到，由于对称的缘故，这种方法也足以使我们看到惊人的未来。

当然，这里所表述的观点，只限于这些不大的范围，仍带有极大的测定方向的性质和个人的性质。但不管怎样，它们是凭借巨大的研究工作和长期的思考得出来的，是当今科学如何提出人的问题的一个例子。

从人类学家和法律学家的狭隘观点看来，人是一种极其微小的，甚至使其他东西也缩小的东西。由于过分突出人的个性，整体被掩盖住了，因而我们的理性在研究人的时候，往往把本性分割开来，而忘记它的深刻联系和无涯无限的视野，从而陷入恶劣的人类中心论。

科学家们只把人体当做科学的对象的倾向就是由此而来的。这种倾向依然很明显。

对宇宙的差强人意的解释，甚至实证论的解释，不但应当包括事

物的外部方面，而且必须包括它的内部方面；不但应当包括物质，而且应当包括精神。现在到了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了。只有能将全面的人包含在完整的世界概念里的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物理学。

我希望让人看到，这种尝试是可能的；对于想要深入事物内部并善于这样做的人来说，我们在行动中能否保持勇气和快乐，也取决于这一尝试。

我以为，一个会思考的人的最伟大时刻，大概莫过于当他豁然大悟，发现他原来并非万籁无声的宇宙中的一个被遗忘的分子，而是一个集中了对生命的多方追求并使之入化的焦点的时候。

人并不像他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是静止的世界中心。情况要好得多：他是进化的轴心和顶峰。